

红色血脉在赓续

■任志民 邱继臣

家风

老红军姜云清曾说，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人生路，是从一双磨穿鞋底的草鞋开始的。

姜云清1916年生于湖南冷水江，8岁给地主放牛，12岁跟着大人到锡矿上背矿石，15岁参加红军。刚到部队时，这个倔强的湖南伢子不懂什么大道理，只认准一条：“红军是帮穷人打天下的。”

跟随部队长征过草地时，担任警卫员的姜云清被敌骑兵砍伤头部昏厥，醒来时部队已转移。他靠着辨认战友留下的脚印，挣扎着追赶了3天。饿极了，就啃几口树皮草根；渴极了，就喝几口泥水。就是凭着这股“死也要跟上队伍”的韧劲，他走出了草地。

战争年代，姜云清先后担任指导员、侦察科长、县大队长、团参谋长等职务，参加过平型关战役、百团大战等战役，9次身负重伤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、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。1988年，他被中央军委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，离休前曾任原第66军后勤部副部长、营建办主任等职。1978年，《红旗》杂志第12期发表了姜云清署名文章《发扬我

相爱相守

喀喇昆仑的晨光漫过雪线，戈壁的风卷着细沙，掠过驻训点的板房。徐陆启走下车，没急着掀门帘，隔着纱窗静静往里望去。那个低头忙碌的女兵身影，他再熟悉不过。从下车到卫生室这短短几百步路，他走得竟有些紧张，攥了许久的惦念全涌上来。

徐陆启是新疆军区某部的驾驶员，常年奔波在新藏线上执行运输任务。妻子席芳是驻西藏某部卫生员。她在西藏，他在新疆，中间横着上千公里荒寂的高原。结婚3年，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，多数时候他们只能隔着手机屏幕相见。

一个月前，席芳随部队轮换至昆仑山驻地。这个驻地是徐陆启在新藏线上必经的休整点。这次任务出发前，徐陆启得知席芳随单位轮换至此，心里已记挂许久。他找到教导员说明了情况。教导员清楚他俩常年聚少离多，特批他随车提前抵达，挤出1小时的团聚时间。

从三十里营房到驻训点，徐陆启在70多公里的砂石路上颠簸了1个多小时。起初窗外还有稀疏的红柳，渐渐地，草木变成贴地的棘丛，最后连棘丛也消失了，只剩下裸露的岩土与连绵的皑皑雪山。盘山公路一圈圈往上绕，海拔超过了4200米，风拍打着车窗，发出嗡嗡的声响。徐陆启早已习惯了高原的恶劣环境，可一想到席芳随单位轮换过来，一路辗转到这戈壁深处，心里还是揪了一下。

诊室里，席芳正俯身细心为接受输液的女兵调整滴速。她指尖沾着淡淡的碘伏痕迹，一手握着药单核对，一边低声叮嘱什么，神情专注，全然没察觉帘外的身影。

待她忙完手里的活，直起身整理输液器具，徐陆启才抬手，轻轻掀开门帘，轻轻地叫了声：“席芳。”

她猛地回头，手里的棉签顿在半空，眨了眨眼，看清门口的人，嘴角一下

党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——忆红军的战斗生活》。他的儿子姜建军至今还记得，父亲分管营建时，就连一块木料、一颗钉子，都登记得清清楚楚，绝不占公家一分便宜。回湖南探亲，明明符合报销规定，姜云清却坚持自费。2006年，姜云清逝世，遗嘱仅有8个字：“公私分明，勤俭持家。”这8个字，成了姜家的“家训”。

1973年，姜云清的儿子姜建军17岁，已在地方参加工作，但姜云清建议他参军到部队基层连队去体验艰苦的生活，履行保卫祖国的义务。临行前，父亲反复叮嘱他：“平时严格要求自己，打仗别当逃兵，当兵就要当个好兵。”在军营，姜建军严格要求自己，无论训练还是施工，处处不甘人后，多次受到营连嘉奖，并荣立了三等功。

一次施工时，姜建军不慎被石子崩到眼睛，他写信告诉父亲。姜云清来信问他：“眼睛瞎了没有？”姜建军回信说：“没有。”父亲说：“这也值得告诉我？在战争年代这还叫个事？”于是，姜建军忍着伤痛坚持施工。

1985年，姜建军转业到天津市民政局。他在职期间撰写了大量调研报告和新闻报道，是出了名的“民政通”。

姜建军退休后开始整理父亲留下的十几本日记和数十封家书。父亲的日记，大多写于战火纷飞的时代，早已

纸页泛黄、字迹模糊。姜建军就戴着老花镜，一字一句地誊抄、校对。遇到模糊的字，他就去查史料、问专家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姜建军更加理解了父亲的精神世界。2007年，姜建军写的《一个红军后代的情感路》一书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。今年，姜建军应三联书店邀请，参与撰写反映姜云清等4位老红军的《我的长征》一书。姜建军说：“我写的虽然是父亲的长征，但对我来说也是用笔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‘长征’。”

退休后的10年，姜建军常年奔波于学校、军营和社区，宣讲我党我军光荣传统，讲述红色家风故事，成为天津市颇具知名度的红色故事宣讲者。遇到节假日，就连他家里，也总有前来听讲的学生和采访的记者。

1992年，姜云清的孙女姜小溪出生了。在她童年的记忆里，爷爷是一位十分严肃的老人，父亲则是一天到晚写个不停“学究”。但她记得爷爷经常讲述红军故事，家里的电视经常播放红色影像；父亲在家常讲的话题，也是爷爷拼搏奋斗的人生。

2014年大学毕业后，姜小溪做出了一个让不少同学感到意外的决定：入伍当兵。临行前，父亲姜建军送给她一本《我的长征》。部队生活紧张充实，她在新兵连就获评为标兵，成为通信连过

天路相逢一小时

■周 鹏



陈一磊绘

子扬了起来，眼角却悄悄泛了红。

他们并肩走出板房，在路边的土埂坐下。他裤腿沾着从叶城一路赶来溅上的泥点。她袖口还留着些许碘伏痕迹。脚下的硬土掺着碎石，硌得人生疼，风在身后呼呼地刮着。两人有一肚子话却又不知如何开口，就这么挨着坐在风里。

“这边条件更艰苦，还扛得住吧？最近忙不忙？”徐陆启先开口，语气和视频里一样温柔。“还好，我还习惯。就是这边的天气反复无常，许多战友感冒。”席芳笑着答，声音被风吹得有些散。

“以前你在西藏，我开车往阿里跑。地图上看着没多远，却隔了上千公里。想看看你还是要靠视频通话。”徐陆启说着，默默伸手，轻轻握住了她的手。

席芳只由他握着，好一会儿才接

话：“结婚这几年，不是你在山上跑任务，就是我在驻训点值班，乌鲁木齐的家反倒像是临时落脚的驿站。”

话说了没几句，就落到了千里之外的孩子身上。“娃生下来就跟着奶奶长到现在，我很少陪她睡，她也不愿意跟我睡。”席芳的指尖在迷彩裤的缝线上慢慢划着，声音压得很低，“吃饭找奶奶，睡觉找奶奶，上次休假我伸手抱她，她直往奶奶身后躲。”

徐陆启没说话，指尖在脚下的硬土上划了一道浅浅的印。上次回家，孩子盯着他看了半晌，愣是没叫一声爸爸。他带回去的零食玩具，都得奶奶递到手里，孩子才肯接。夫妻俩聚少离多是常态，可缺席了孩子成长的重要时段那份亏欠，总像根细刺，平时埋得深，一碰就疼。

硬的业务骨干。

退役后，姜小溪创业的同时，不忘传播红色故事，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宣讲员和热心志愿服务的社会工作者。

如何能让同龄人听懂、爱听爷爷的故事，是姜小溪思考最多的问题。弘扬长征精神和革命传统，若继续沿用念稿子、口头讲的宣讲方式，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今天，已经显得“苍白无力”，很难吸引年轻的受众群体。于是，姜小溪对宣讲方式进行了“改良”：把爷爷的事迹和日记内容制作成动画或短视频，搭配流行音乐，用VR技术复原雪山草地的场景，让年轻人“身临其境”感受长征的艰辛。

2023年，天津市举办“学雷锋，做雷锋”宣讲比赛。姜小溪讲述了爷爷过草地时与战友分食青稞饼，自己只咬了一小口，以及父亲拒绝为亲戚违规办理低保的故事。她在台上动情地说：“我们这代人没有经历过战争，却面临各种诱惑；不曾面对炮火硝烟，却有‘躺平’‘内卷’的陷阱。守住先辈的荣耀，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使命。”

见到姜小溪时，她正在修改完善宣讲资料。她深情地说：“我想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，长征并不遥远，长征是一群与我们同样年轻的人，用生命写就的青春之歌。”

风把席芳额前的碎发吹得乱蓬蓬的。徐陆启抬了抬手，到半空又收了回来，只从作训服口袋里掏出个皱巴巴的纸包递过去：“出发前在叶城小店找的格桑花种子，你之前不是说这里太荒凉了，想种点东西吗？”

席芳接过来，攥在掌心里，薄薄的纸包带着他身上的温度。她弯着眼睛笑了，把纸包塞进作训服内侧的口袋。相聚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，1小时转眼就要结束了，远处传来运输车的引擎声。徐陆启站起身，拍了拍裤腿上沾的土渣。他心里清楚，待会儿车队一停稳，短暂休整过后，他就该接着开车上路了。席芳送他到路口，已能看到车队隐隐现出轮廓，夹裹着尘土渐渐驶近。车队停稳后，驾驶员们推门下车，开始检查轮胎与捆绑物资的绳索。

“回去吧，风大，多穿点。”徐陆启挥了挥手，动作落得很慢。“你开车慢些，达坂弯道多，注意安全。”席芳也挥着手，静静站在风里，声音被风扯得很远。

不多时，车队缓缓向前开动，徐陆启频频望向后视镜。席芳挥着手的身影，一点点湮没在飞扬的尘土里。风穿过车窗缝隙灌进来，裹着昆仑山上的寒气。他压下喉间泛起的酸涩，将目光重新落向前方崎岖的公路。

身后，席芳伫立在原地，望着车队远去的方向，手紧紧贴着胸口，护着那包揣在贴身衣袋里的花种。

阳光越过雪峰，给远去的车队与伫立的身影都洒上一层浅浅的金晖。这段跨越云端天路的相逢，将他们的爱，藏进戈壁的风里，也写在两人共同的坚守里。

家庭秀

音符轻扬

揉碎揉扬的暖阳

曲调婉转身旁

孩子拍手跟着唱

爱人眼底盛满柔光

一曲和弦安放寻常

清风裹着笑声飘荡

难得相聚好时光

说不尽心底绵长的念想

蔡星祁配文

定格

近日，新疆军区某部二级上士刘明忠的妻儿来队探亲。图为刘明忠利用休息时间在营区陪伴家人。

陈尚庚摄

念 亲 恩

客厅里，全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唱起欢乐的生日歌。63岁的父亲默默许下心愿，蛋糕上的烛光落在他手背凸起的骨节上。这双手，依然是我记忆中的样子，温暖而有力。

父亲当过兵，曾在部队担任卫生员。复员返乡后，他考取了医师资格证，成了一名乡村医生。

小时候，我最爱扒着诊室门框看他配药。他左手稳稳攥住安瓿瓶，右手指尖轻弹瓶颈，顺势一掰，瓶口便整整齐齐地断开，动作娴熟得像变戏法。村里的小孩都怕打针，谁家孩子哭着闹着不吃，大人一说要找我父亲打针，他们就会立马安静下来。那时我总觉得，父亲特别威风。

老家附近十几个村都没有像样的诊所。父亲常常带着一个磨得发白的帆布药包，骑着一台旧摩托，往返于各个村落。刮风下雨也好，深更半夜也罢，只要有人求医，他骑上车就走。冬天的寒风顺着车把套往里灌，他的双手被冻得发麻，回到家搓半天才能缓过来。

先看病后收钱，是他的老规矩。有的账一赊就是十几年，到现在也没结清。母亲偶尔念叨，他总笑着摆摆手：“算了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人家日子也不容易。”

父亲有句话常挂在嘴边：“穿了白大褂，就得对得起这身衣服。不能辜负了信任自己的乡里。”

他对乡邻热心，对我的事同样考虑周全。辅导班的选择、高中分科的方向，成长中桩桩件件大事小情，他都会帮我斟酌权衡。2011年，在父亲的建议下，我参军入伍。

回想15年军旅生涯，新兵时学开车的那段日子，是我难忘的记忆。

当时，我学的是东风卡车，车身长、视线差，方向盘没有助力。开起车来，倒库找不到门，复杂路况总出错，这使我每一天都压力重重。那时候手机管得严，给父亲写信成了我唯一的慰藉，而等着父亲的回信，便是我那段日子最大的盼头。现在想来，正是父亲信里那些加油打气的话语，支撑我挺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。

后来，随着我兵龄越来越长，阅历渐渐增长，我习惯了部队的训练与生活，很多事也有了自己的判断。父亲依然常给我发消息、打电话。他说话的时候，我从不打断，就安静地听着。觉得有道理的就记下；觉得不合适的，我也只是父亲的牵挂。

这些年我在部队干出了些成绩，每次回家，街坊都说我像变了个人。父亲的老朋友见了我都说：“这小子，说话办事的劲儿，跟他爸年轻时一模一样。”父亲听了，脸上的笑意都藏

二十秒“家书”

■刘 超

两 地 书

我的手机里存着200多条视频，每条20秒左右，都是爱人罗静发来的。那是她用镜头写给我的“家书”。

我是一名武警战士，常年驻守军营。罗静在老家，平日里既要上班，又要照顾1岁多的女儿。我们只能靠晚上短暂的视频通话来联系。可站哨备勤时间不规律，常常是我有空时她已经哄女儿睡下了，她的电话打来时我又正在哨位上。慢慢地，电话越打越少，我们有时三五天都说不上一句话。

后来，罗静开始用手机录视频发给我。内容大多是一些琐碎的日常：女儿坐在餐椅上吃辅食、阳台上的花新长了花骨朵、厨房里炖着排骨汤……画面晃晃悠悠，有时还夹着孩子的啾啾学语声。我看着觉得新鲜，随手回一个表情，心里想着：等休假了就好好好陪她们。

时间一长，我的新鲜感渐渐褪去，回复也不再那样及时。那些视频我不是没看，而是看了也没往心里去。训练完累得不行，点开视频扫一眼，知道她们娘俩没事就行了。

有一次，罗静专门发了一条消息：“今天录了个有意思的，你看看。”我那会儿刚从训练场下来，浑身是汗，点开视频，看到女儿坐在爬行垫上啃玩具，并未感觉有什么特别之处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天女儿第一次自己够到了放在茶几上的奶瓶。罗静觉得这是个“大事件”，而我却没有太在意。

我真正开始重新审视这些视频，是在前段时间考核结束后。

那天傍晚，我因为成绩不理想，心里堵得慌，一个人坐在操场边不想说话。拿起手机，罗静又发来了最新视频。画面里，女儿扶着茶几颤颤巍巍地

父亲的手

■陈 昊

不住。闲下来的时候，父亲还会翻出我早年间寄回家的那些信，一封封地看。

母亲曾跟我说，父亲心里一直有个疙瘩。他总觉得，因为从前把我照顾得太周全，让我依赖性太强，所以刚到部队时我才吃了那么多苦。如今见我独当一面，他比谁都欣慰。

父亲行医30年，最后却没能照顾好自己。他确诊了神经退行性疾病。

其实前几年，父亲身体的异样已显露端倪。母亲早就发现，他抬手登记、操作器械的动作越来越迟缓，于是再三劝他进行全面检查。他总说“基层人手紧，再等等”，一推再推。

曾经那双让他引以自豪、受人敬重的手，如今在病痛侵蚀下变得僵硬迟钝，再也做不了精细活。望着情绪低落、偶尔还会莫名发脾气，我会想起当年初入军营四处碰壁、满心挫败的自己。当年是他用一封封家书，将深陷低谷的我拉回正轨；如今，换我做他坚实的依靠。

我把在部队学的拉伸方法用上，陪他一遍遍练走路、练抓握。他发脾气的时候，我就坐在旁边安抚，直到他慢慢平静下来。

生日宴会后，我坐在父亲身边，给他剪指甲，再一次紧紧握住了他的手。这双手，握过注射器，握过摩托车把，也握过我的整个童年。如今它瘦了、不灵活了，但它传给我的那股劲儿，始终在我身上流淌。